井冈山上的故事

星火燎原 撷英 30

井冈山，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，介于湖南炎陵县和江西宁冈、遂川、永新四县之交。秋收起义失败后，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南下，决定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，点燃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星星之火，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，成为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端。这条道路，代表着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发展的正确方向。本文记述了井冈山上《一根灯芯》《朱德的扁担》《练兵与御寒》《空山计》《一块都是一块，一毛都是一毛》等5个生动感人的故事，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坚定执着追理想、实事求是闯新路、艰苦奋斗攻难关、依靠群众求胜利的精神。

一根灯芯

■朱良才

在井冈山上，由于被敌人封锁，服装弹药、粮米油盐都很困难。就拿油来说吧，煮菜要用油，点灯要用油……可是敌人封锁得紧，油进不了山；山上只出产点茶油，也很少很少。下山活动的部队，打土豪偶然搞了点油，就成了宝贝。

记得上山后不久，毛泽东同志亲自向部队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。内容大致是这样：各连（直至营和团以上机关）办公时用一盏灯，可点三根灯芯；不办公时，即应将灯熄掉。连部要留一盏灯，供带班、查哨等用，但只准点一根灯芯。

此后，在井冈山上，部队都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。一到夜间，熄灯号“嘀嘀嗒嗒”一响，战士们就都吹熄了灯，只有连部的一盏灯，有一根灯芯亮着。

开始，我们还弄不懂：毛委员有那么多大事要考虑、策划，这么一根灯芯的小事，他为啥还要亲自作规定？后来才明白，这不是小事——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怎样精打细算、省吃俭用，以保证全体人员有油吃，又使这有限的物资用的时间更长一些，能渡过困难，这是个好大的问题哩。

毛泽东同志最会区别什么是大事，什么是小事，也最善于在一定的情况下抓住主要的问题。像这么一根灯芯，看来好像事小，但在当时却也要亲自去抓。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很深，一直到现在仍念念不忘。在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时，总爱用它来检查一下。

“朱德的扁担”

■朱良才

要守住井冈山，粉碎敌人的围攻，除了构筑工事、练兵以外，还有一宗大事就是储备粮食。可是井冈山上产粮很少，供给山上的群众还不够，部队的吃粮、存粮，都靠下山打土豪，把筹到的粮食挑上山来。因此在井冈山上的那些日子，“挑谷上坳”便成了我们的一项经常工作。

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，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，山又高，路又陡，着实难走。每到运粮的那天，我们天一亮就出发，赶到装粮的地点，有的用箩筐担，有的用口袋背。用具不够，有的同志索性就脱下条裤子，把裤腿扎紧，满满地装上两裤腿，往肩上一搭。这样挑的挑、背的背，翻山过坳，直到天黑才回山。

那年，朱德同志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他也跟大家一道去。他穿着双草鞋，戴顶斗笠，挑着满满的一担米，和战士们一道爬山。大家看到朱军长整夜整夜地计划作战的大事，白天还要参加劳动，生怕累坏了他，便劝他不要挑；又讲他不过，只好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。本来，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。哪知道朱军长却另找来了一根扁担，并且用柴刀把扁担削平一块，写上了“朱德的扁担”五个字。

从此，他的扁担再没有人“偷”了，同志们挑米的劲头也更高了。同志们还编出了这样一首歌子：“朱德挑谷上坳，粮食绝对可靠，大家齐心合力，粉碎敌人‘围剿’。”每当挑米爬山爬累了的时候，大家就用这歌子互相鼓励。

朱德同志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，教育着全军每一个人，更激发了同志们克服困难的信心。

练兵与御寒

■朱良才

上山不久，便是初冬天气了。我们生活在高高的井冈山上，却还穿着单衣。就拿我来说吧，一条长筒单裤，因为连续战斗，不论风里雨里，白天黑夜，起来一身，倒下一铺，早已破得不像样。要补又找不到布，只得挖东墙补西墙——撕了裤腿补裤裆，撕来撕去，结果把一条长裤子撕成了短裤子。为了时刻准备粉碎敌人可能的进攻，部队冒着严寒加紧训练。天一黑，屋里就生起火来，大家围火上课或开会。会后，就在底火周围铺起稻草，有次序地睡下。天刚明就起床，到野外跑步、刺枪、劈刀、刺长矛，让身上冒出汗来，把一夜的寒气赶走。如果不是山顶披着白雪，树木落了叶子，看大家穿着单衣流大汗，真要疑心这不是在冬天呢。

在工事里的同志们，就不停地操作。这样既加强了工事，又可以赚得不冷。

这时，只有在外面山梁上放哨的人，是最难以驱除寒冷的。一天夜里，一位班长去查哨，看见哨兵手中持着枪，机警地监视着敌方，可是身体却冷得簌簌发抖。班长走过去，安慰他说：“稍待一会儿，我早些叫别人来换班，你回去避避风。”哨兵听了，决然回答道：“不，班长。只要能给我拿一条毯子来披上就行了！”那时候，战士们都是两人合用一条毯子。班长不愿意抽下别人的来，便去报告排长，可是排长自己的毯子，也早已给另外一个战士了。排长没办法，他俩就一起去找连长和党代表。连长和党代表比战士稍好些，每人有一条毯子，可是抽谁的好呢？党代表说：“抽我的。”连长也说：“抽我的。”争执了好久，最后还是决定两人合盖一条，抽出另一条毯子给了放哨的战士。

天冷不算，白米也没有了。红米很粗，可是价钱便宜，吃了也很顶饿，所以大家倒爱吃红米了。后来红米也吃光了，我们就煮南瓜吃，稍微放些盐，倒也挺有滋味。只是南瓜有一条“不革命”——吃了以后饿得快，吃的日子长了，还胀肚子。可是大家情绪仍然很高。那时红军战士中流行着这样的歌子：“红米饭，南瓜汤，秋茄子，饭好香，每餐吃个精大光！”

在井冈山上，我们吃得虽然不好，穿得虽然不暖，每支枪顶多不过七粒子弹。但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，有毛泽东同志灵活的作战方法，有群众的拥护，再加上我们全体指战员能同甘共苦，个个英勇善战，打起蒋介石那些草包兵来，却蛮痛快。就在黄洋界上，我们一个营打退了敌人五个团的进攻，并击溃敌人一个团，缴获很多。战士们高兴得跳起来，说道：“现在身上有了棉衣，枪里有了子弹，山上也有了粮食，我们的根据地就像铁打的江山了！”

“空山计”

■杨至成

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，在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下，二十八团、二十九团由朱军长率领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，南下湘南去了。为了团结和保存革命力量，随后不久，毛党代表就带领一个营前往桂东方向去接应他们。其余的部队和一些伤员、病号就留在井冈山上。

湘、赣反动军队见我们内部空虚，便乘机向山上进攻，妄想攻下井冈山。但是攻进井冈山哪有那么容易？我们早已做好了守山的准备：山上储备好了粮食，哨口挖好了工事，哨口下面的山坡上、溪沟里埋上了尖尖的竹钉子。敌人一攻，不是被我们的机枪和手榴弹打死，便是滚到沟里被竹钉子戳坏了手脚。

敌人连攻了几天，看看攻不上来，便只好驻扎在山根下，和我们对峙起来。

我当时守在黄洋界哨口上，看着敌人那副无能相，心里着实好笑。不知哪个同志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们的人这样少，还有些伤病员，敌人可就上不了山。这倒有点像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哩。”另一个同志接口说：“这不是空城计，是‘空山计’。毛党代表选了这块好根据地，加上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，井冈山就成了铜墙铁壁。我看我们也编段戏唱唱倒不错。”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。反正闲着没事，我们几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凑起唱词来。终于凑成了一段戏文，还给它起个名字，叫《空山计》。记得这段唱词是：

“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，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，举目抬头来观看，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。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；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。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，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？你既来就该把山进，为何山下扎大营？你莫左思右想心不定，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。你来，来，来！我准备着南瓜红米、红米南瓜，犒赏你的众三军。你来，来，来！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。”

这以后，我们的文娱活动又添了一个节目。一到休息的时候，就找些破洋铁皮子敲敲打打，弄床毯子一披，唱起这段戏来。

这唱词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和感情，大家都很喜爱，直到后来反“围剿”的时候还唱哩。

“一块都是一块，一毛都是一毛”

■杨兴顺

我从小就给地主扛长活，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。在滇军打黔军，滇军到处抓兵的时候，我和三个同乡，由贵州家乡逃出来，流落到湖南省。

到湖南就听说有一支红军，是穷人的军队，不打人，不骂人。我们四个人合计了一下，谁也不愿再给地主做牛马了，就决心参加红军去。我们寻找红军，由湖南走到了江西萍乡，由萍乡又走向宁冈。沿途只要向穷苦的老百姓打听，没有一个不说红军好的。有的听说我们是去参加红军的，还给我们做饭吃。

到达宁冈这天，正值红军大败国民党军，占领了宁冈。街上的红军多被三五成群的老乡围着，兴奋地讲述着胜利的情况。不少的红军穿着老百姓的衣服，有的头上还缠绕着蓝布，有的臂上戴着红布箍，有的脖子上围着红布。有的拿枪，有的拿梭镖。我们上前去打听参加红军行不行，他们都表示欢迎。

不久，红军打了胜仗，占领了永新城。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穷人，有很多要求参加红军的，也来到了军部。打仗时从国民党那里得来不少的现洋，也抬到了军部。

晚上，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，提到缴获的现洋时，他说：“我们是工农的军队，不是军阀、资本家的军队。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，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，一块都是一块，一毛都是一毛……”

我刚参军，还没见发过钱，但是我相信是这么回事，因为我看见了毛党代表的衣服也是那样破旧。

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。第一名点朱德，第二名点毛泽东，以后点大家。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。

朱良才 出生于1900年，湖南汝城人。文中身份为红4军军部秘书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89年逝世。

杨至成 出生于1903年，贵州三穗人。文中身份为红4军第28团1营4连连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，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67年逝世。

杨兴顺 文中身份为红4军战士。

倾听原文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高原的甜

■惠子函

桌上摆放的相框中是一张集体照。我看着照片，一瞬间，那个夏天，连同那些记忆，仿佛带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

“同学们看镜头，不要动，来，看这边，三二一——笑！”高高的架台上，摄影师按下快门，几十张笑脸就此定格。我们这群孩子，从十几岁就远离故乡和父母，前往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求学参军。初来乍到的紧张和不安，在我见到“解放军艺术学院”门牌时消失殆尽。站在它面前，我知道我整个舞动的青春都将与它有关。

还记得每天凌晨5点出早功，无数次重复踢腿下腰，旋转跳跃，顶着碗走中轴路。束缚太多，压力太大，但我们从没有一次想过放弃。排练厅里有我们被汗水打湿的画面，活动室里有我们整齐的舞姿，野战宣传车上有我们开心的笑声。当然，我们也会趁老师不在偷偷聊天，或晚点名时因叽叽喳喳受到教导员严厉的批评。夜幕降临时，我们并肩趴在窗台看日落，这时的暮色变得尤为好看。有人伸手指向远方，抬头望过去，满眼皆是火热的红。

我时常在脑海里构想，老师讲述的那些历史故事中的名人名家，他们青葱少年时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，在鲜花初放的早春，几人并排坐在操场上等日出；在热情似火的盛夏，奔跑在瓢泼大雨里留下一路的欢声笑语；在枯黄的残秋捡拾满地的枣儿……四季流转，在那些闪着光的日子中，他们大概也如我们一样，在跌跌撞撞中慢慢长大。

毕业晚会上跳《天鹅湖》，我曾一口气做了25个挥鞭转，刹那间，天鹅的白色羽毛仿佛长出了身体，我享受着舞台，也在舞台上拼尽全力。每一次演出，每一支舞蹈，我似乎都在超越着昨天的自己，于是越来越对这样的过程上瘾，对全力以赴的自己上瘾。就像老师说的：“一切才刚刚起步，你只有不停地往前跑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你有多痛，都不要停下步伐，不要停止微笑。”

离别那天，我坚持在排练厅跳完最后一支舞。太阳刚落山，火红的霞光铺满了半边天。围着校园，我走了好久，好想用双眼记录下这里的全部。

毕业后，一晃就是十年。花谢花开，我又回来了，似乎此前所有的出发都是为了回归。

盛夏，作为研究生队“边防行”中的一员，我前往青藏高原为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。刚到驻训点，便有战士们热情地迎过来，一个皮肤黝黑、带着腼腆笑容的小战士，一把接过我手里的背包，我轻声向他道了谢。路并不平坦，他身子趔趄了一下，我忙扶了他一把，却注意到他的脸迅速变红，然后与我拉开了一段距离。

演出前，我像以前那样做上台前的准备，下腰时，我忽然有些站不稳，医生说是高原反应，让我先休息一会儿。小战士看到我后，递给我一瓶水，而他的嘴唇却因干燥缺水起了皮。我知道，水在这里是极其稀缺的资源，一瓶水在这里可以撑上3天。他们常常要提前一周下山打水，才能应付突然停水的日子。据说大雪封山的时候，所有补给都要靠战士们背上来。小战士给我的不是水，而是沉甸甸的关爱和希望。

虽然头还有些晕，但看到战士们期待的眼神，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克服。我提着裙角，仰起头，带着最灿烂的笑容上台了。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跳舞，动作看上去与平时无异，但却要耗费成倍的体力。我跳完那一支舞时，听到台下响起的掌声、看到战友献来的哈达，身心的不适与疲惫都随着演出的喜悦，消融在西藏静谧的夜空中。

在接触中，我发现战士们不仅头发稀少，而且嘴唇也都发乌。当听军医说有些战士在体检时抽不出血，抽出的只有黄色泡泡时，我的心都疼了。这里的战士们都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故事，但他们都不愿过多地表达自己。他们不只是父母的儿子，更是国家的儿子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不是我们用演出感动了他们，而是他们用生活教会了我们。在相同的年纪，因为这样一次际遇，才使我更懂得了你，你也明白了我。

返程时，那位小战士跑向我，偷偷塞给我一颗大白兔奶糖，好像想对我说些什么，最后却只道了句：“没什么送给你，这个很甜的。”我和他握手道别，他把手在裤子上用力蹭了蹭，说了句“不脏了”才跟我握手。一时之间，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。

车开动了，小战士的身影在视线中越来越远。我坐在车上，小心地剥开糖纸，把奶糖放入口中。

那颗奶糖，很甜。

精短小说

想象，为生活插上翅膀

兵小虎

■王文才

听班长讲，小虎是连队一名老兵在巡逻途中捡回来的，当时只有3个月大，因长得虎头虎脑很是招人喜爱，兵们为它取名“小虎”。兵们的压缩干粮、奶粉、饭桌下的特别关爱和严厉的驯化，让小虎很快成长为一只壮实强悍的军犬。

西藏边防是艰苦而寂寞的，每年8月，连队都要到100多公里的野外打柴火，差不多有20多天驻扎在山上。早上吃过早饭，每人发一瓶橘子或菠萝罐头、一包压缩干粮，再灌上一壶山泉水就上山了。两个人一组，上午在山上把地柏崖的枝条打好后，中午简单吃过压缩干粮和水果罐头，接着用铁丝把枝条捆扎好，再背下山。那段时间，小虎也累得够呛，白天在营地守护我们的生活物资，晚上还要为我们站哨，回到连队整整瘦了一圈。

年底班长退伍，临行前告诉我要扎根基层、练就钢筋铁骨，并让我和班上的兵善待关爱小虎……由于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工作能力，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侦察兵很快当了班长。平时从起床到就寝，小虎都和我们在一起。每次集合，队伍里都有它的影子。5公里越野，它在后面跟跑。连队岗哨，它会带岗、监督交接岗，再接下岗战士回连队。边防巡逻时翻雪山绝壁、越荒漠冰河，都少不了它的陪伴。训练结束或抵达巡逻点位，我们会准备一颗糖、一块饼干、一掬水，奖励它的坚韧不拔。

部队驻地严寒，冬季有半年之久，我们高原侦察兵的训练并没有因天气寒冷而降低标准。有次雪夜站岗，到岗亭后我让小虎回连队休息，撵了几次它都不走，直到我下岗后才和我一起返回。回到班里，我把棉大衣盖在小虎身上。蜷缩在两床军被外加皮大衣的被窝里，感觉时间和失眠都无法温热冰冷的躯体。因风湿关节炎疼得难受，我从床头柜里拿出止痛药片倒了一小把送进嘴里，呕吐和痉挛让我的眼泪鼻涕一下子泛滥开来。见小虎看我，我便冲它摆摆手，意思是说，没事。

记得有一年，连队地窖储藏过冬的土豆和萝卜需要干沙，一位学员排长带队，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外出拉沙。汽车沿江边的乱石滩前行一公里后，浅水区对面就有一片银褐色的江沙静静地卧在江边。当时我和排长同坐驾驶室，我向他建议绕道过去，排长却固执地命令驾驶员从浅水区抄近路。不料车刚开进水里就陷了进去。我立即招呼车上所有人下车，小虎也从车厢里跃下，我拍拍小虎：“小虎，快回去报告。”一小时后，副连长和小虎开着牵引车赶到现场，我们所有的战士都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大声呼喊：“小虎真棒！”我们当时都忘了问副连长小虎是怎么报的信，只记得那位学员排长后来被副连长批评得涨红了脸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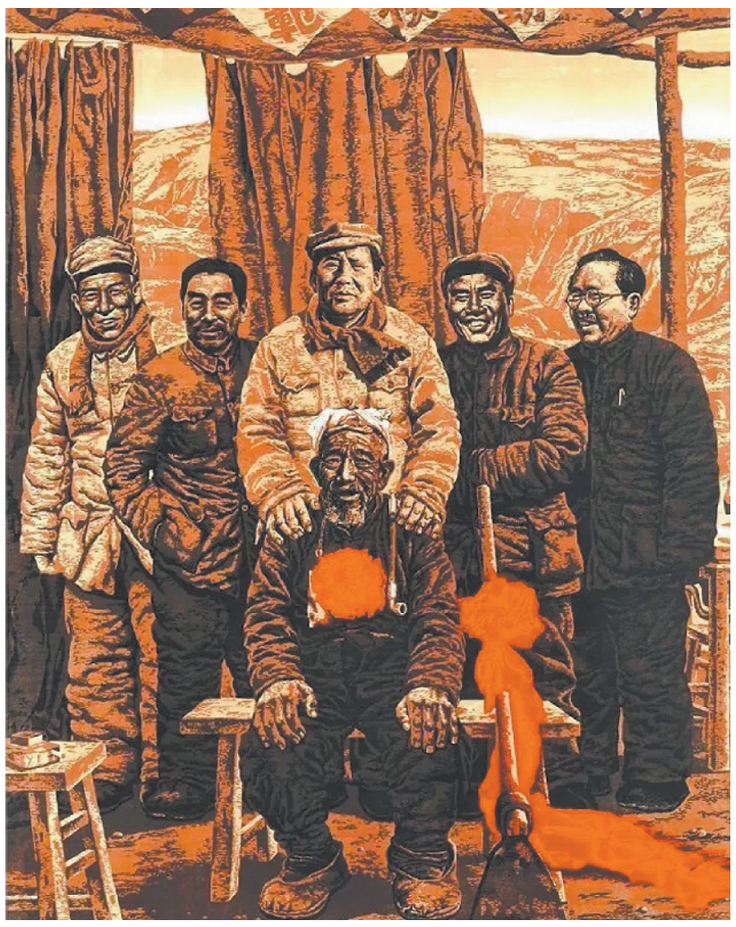
再后来，我入了党，并担任代理排长。而小虎也成长为陪了我们12年的“老兵”，只是身体再不如从前硬朗了。在参加完一次边防巡逻后，它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身上的毛不再乌黑，而且脱落得越来越厉害。但连队每次训练学习，它从不缺席，仍像往常一样认真。吼山时，它“嗷嗷、嗷嗷”的呐喊仍像以往一样在山谷间回荡。我们每次集合唱的《小白杨》，是它最喜欢的歌曲，到了高潮部分，常能听到它的两声长啸。

连队组织投掷手榴弹训练，它也总是抢着捡教练弹，虽然动作迟缓，但我们仍然乐意它来帮忙。一个星期后的投弹考核，我是第一个出来做投掷示范的，接着是湖北籍战士朱大常跑到投掷地点。当指挥员把手榴弹递到他手中时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手榴弹掉在了地上，朱大常像傻了似地站在原地，被指挥员一下扑倒在旁边的掩蔽坑里。与此同时，小虎一个箭步叼起冒烟的手榴弹越过掩体，随着“轰”一声响，我们大喊一声“小虎”冲了过去……血肉模糊的小虎，让我们悲恸欲绝。

我们把小虎抬到连队对面的山坡上埋葬了，并用野花做成花圈堆在坟前。

年底我光荣退役，临行前，我把阿妈赠我的哈达戴在小虎的碑上，并向它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。

如今小虎已和那片疆土融为一体，只有它的事迹和英姿还留在连队荣誉室的墙上。



模范（版画） 贾力坚作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5056期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3时43分 印完5时03分